

<p>參賽類別</p>	<p><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input type="checkbox"/> 台語散文組</p>
<p>作品名稱</p>	<p>半斤八兩</p>
<p>天空忽明忽暗地，隱隱伴隨著幾道無聲的閃電，空氣中的風嘯聲無不預告著接下來要發生的事。看著那依舊晾在牆壁上的拖把，明明就沒剩多少布條，滴出的水卻是延綿不絕，我不禁陷入了沈思，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包辦了家裏大部分的家務，可能是從父母開始做這份新工作起吧！</p> <p>由於他們的工作性質尤其是母親，廚房和餐桌成為了她每日最長時間呆的地方毫不誇張的說，可從天亮直至天暗。與其相反的是，自從高中畢業後我成為了家裏最空閑的人，一個標準的三無人士，無學業，無事業和無家庭。所以家裡大部分的家務自然而然的落在了我的頭上。那肯定會有人問了，那剩下的小部分呢？當然是家裡除了我之外的另一個小孩啊。她仗著在籍中學生身份需要上網課，所以那小部分的家務就是把全家人的衣服丟進洗衣機裡，再勞煩她抬起玉手啟動按鈕讓它自行運作，等個眨眼瞬間般的一小時再把衣服晾曬起來就行了。所以網課是真的好，不僅促成了學子們在疫情期間能夠繼續接受教育，也成為了某人很忙沒時間做家務的借口，那眨眼瞬間般的一小時也被她說成了一眼萬年。</p> <p>想到這裡我的視線也自然而然的瞥了一下那個小孩，看著她以翹起二郎腿的姿勢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笑嘻嘻的看著她手裡的的手機，時不時還發出細微的笑聲上著「網課」。</p> <p>「妹妹啊，你上完網課了嗎？上完就去把洗衣機裡的衣服晾起來！」母親中氣十足的聲音從客廳的另一端傳出，盡管這已經是我聽到的第九次。</p> <p>等了一會兒，我開始懷疑她是不是在對空氣說話時，她又重復了一次。</p> <p>好樣的，進二位數了，「空氣」這時候才慢悠悠的以欠扁的聲音大聲的嚷道：「還沒！還沒！我還在上著課！」我心道不就是摸魚麼，都是我玩剩的伎倆，以為別人看不出來嗎，可偏偏問的人卻信了。耳邊的唸叨聲還在絮絮斷斷的持續著儘管聲音的主人雙手正在熟練地忙碌著，可能一心二用都是女人的天性。</p> <p>把拖把晾曬在外面後我擦了擦額頭上勞動的汗水，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機也走到客廳開始了我的鹹魚躺，但這和某人還是有差別的畢竟我是光明正大的。</p> <p>客廳的另一端，一個個大小一致的紅龜粿整齊的排列在餐桌上，等待著它們的同伴到齊後再下鍋蒸熟。餐桌旁的女人坐在椅子上，動作熟練地搓扁著紅橙色的麵團，把碗裏稱好的餡料包進去再按入模具，使其成型。就這樣反反覆覆的做了幾十個，視線異常專注並沒有因為嘮叨孩子、或者是濕透的衣服所引起的不適感而影響到她的發揮，一個個整齊漂亮的紅龜粿像變魔術般地在手中完美成型。做糕點最講究的就是不能讓它吹到風，一絲絲都不行不然就會變得乾硬，即使蒸出來也會嚴重影響到它的口感。因此餐桌上的風扇長時間都是不啟動的，導致吃晚飯啟動它時，它還沈浸在關閉的幻覺，赤裸裸壞掉的前奏。</p> <p>可這一切都不影響客廳裏的我們，依舊人手一台電子產品。妹妹終於從一場又一場的電動遊戲脫離出來，餐桌上的紅龜粿已然變成了深紫色的喜板。她心滿意足慢悠悠地從沙發上爬起身，腳步拖著地板地往洗衣機的方向走去，路過埋頭製作糕點的母親時還帶著一絲埋怨，朝她汗流浹背的背後做了個鬼臉。在一旁縱觀全局的我，對她的行為嗤之以鼻，</p>	

她這副沒大沒小的樣子，真想讓人把她送回去爐裡重造。我有時很好奇她做的家務明明比我還少，還愛拖延為什麼可以擺出一副「全世界欠了她」的樣子？

促成她變成這個樣子的原因可能得追溯到她剛剛上中學的時候，她為了不想再跟我這個姐姐上同一所中學，一意孤行地選了一所路程離家很遠的學校開始了她的住宿生活。母親覺得這樣正好可以讓她學會獨立於是就同意了，可小說中男主遠離家鄉後變得更加優秀獨立的結局並沒有發生在她身上，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跡象。如果讓我形容她，我覺得她就是脫了韁的瘋馬，叛逆的因子就像虱子一樣長在她的身上導致她沒方向地狂奔。宿舍生活是無辜的，一個人若是沒有自制力那麼說再多話都是假的。但母親見不得那失去木枝依靠的幼苗越長越歪，一鼓作氣就把她接回家了。後續的發展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的疫情而停滯了，就有了現在這一幕。

每當妹妹推遲不晾曬衣服時，母親最多也是嘴巴唸叨幾句，她若還是不行動，母親也就隨她去了。一個快高二的人了，總不能還要父母拿著鞭子一樣樣事情看著你做吧，可當事人對她的年齡顯然是沒什麼認知。

可就是因為母親的這種行為讓我覺得這是對她的縱容、對她的包庇，所以我就理所應當替她做她不做的事嗎？次數多了，那些舉動在我的眼裡開始變了質。人啊，都有一種慣性，只有事情對自己不利時，才開始想求公平，可這世界又哪來這麼多公平和公正。母親對她的縱容就像在我心裡某個地方裂了個縫。一旦有了裂痕只會越來越深，愈發覺得自己做了這麼多的家務，而妹妹只要撒個嬌，就可以作為她不做家務的借口。難道就因為我比她早了兩年來到這個險惡的世界闖蕩，所以我處處都要讓她一頭，姐姐就應該做的比妹妹多、承受的責罵也得比她多。每次我和妹妹爭吵，不管什麼原因，我總是那個先被責罵的；即使知道原因，周圍人也只會說不要跟妹妹計較，她還小。我心裏感嘆，十七歲是挺小的。

傍晚了，天空不再是單一的藍白色，反而添加了諸多神秘的色彩，橘紅色中夾雜著淡淡的紫色，仔細看還躲藏著幾抹害羞的粉紅。家家戶戶的打工人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也把陽台上晾幹的衣服早早收回去了，徒留我家的衣服微濕地晾曬在陽台上，在眾多陽台中獨樹一幟、與眾不同、成為那空蕩蕩的「陽台群」中最出彩的一個。據母親所言，托某人的福我們家的衣服需要吸收日月精華方能收起來。對於她的做法我再一次嗤之以鼻，我開始思考，到底要以怎樣的辦法才能讓她多做點家務，畢竟她是時候要體驗一下社會的險惡了。這樣的想法持續沒幾天後，終於有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讓我展開行動了。

已經連續好幾天早上起床，窗口的乾淨臉蛋持續是在被雨滴不斷地拍打，毫無停止的一個狀態，空氣中也帶著絲絲的涼意，這對於要回歸被窩的人來說，是一個完美的天氣。可有人歡喜就有人愁，對於那些要天還沒亮就要去菜市場擺攤的小販來說，就不是那麼完美了甚至稱得上兩個字「糟糕」。

事件的起因在一個如往常般的凌晨五點鐘，手機的鬧鈴聲沒響幾聲，就被一只大手按掉了。大手的主人起身緩了一會兒，眼神才漸漸有了焦距，他轉頭看了一眼身旁的人，確認她在沒被打擾的情況下，才小心翼翼地起身往浴室走去。他走進把廚房，熟練地把放在蒸籠裡的紅龜粿、紅豆粿、椰絲粿、麻薯、糯米飯、白糖糕、紫薯喜板和番薯喜板整整幾

百塊的糕點一個個整齊地放進黃色的塑料托盤，再裝上車。在前往菜市場之前，他還得開近一個小時的車程，往另外兩個糕點師傅的居住地，只為能讓顧客有更多的選擇。可遺憾的是，直至抵達菜市場天是亮了可雨卻還在下著。菜市場呈現出一幅人少攤多的現象，雨天往往不是人們選擇出門的好時機，毫無意外父親最後也以慘談的生意結束了今天。

雨勢並沒有因此而憐惜父親，反而在接下來的幾天亦是如此。在經歷了連續兩天的糟糕狀況後，在隔天起身看見外面的磅礴大雨時，父親已經可以淡然面對甚至當機立斷宣佈，要休息兩三天以避免更大的損失。我們也心疼父親自從從事這行業後就沒怎麼休息，所以父親獲得全票支持。

當我早起看見客廳裡坐在沙發上的母親時，滿滿的違和感湧上心頭，楞住了一會兒才想起，啊！對了，今天他們休息。

「桌上有我剛買來的麵啊，快點去吃，吃飽就去掃地。」母親頭也沒抬，神機妙算的就知道是我，甚至還可以冷酷的命令我。不過也是，等某人起床應該是午餐時間了。我往廚房走去，找出碗和筷子後順手把那些已經瀝乾的碗筷從碗盤瀝水架排進碗櫃裡，不然等母親發現肯定免不了一頓嘮叨。有時我甚至懷疑某人就是不想做又不想被嘮叨所以才那麼遲起床，不管算了那句話怎麼說來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自認倒霉的拿起桌上其中一包的雲吞麵倒進我的碗裡再順手把雲吞麵上擺著的，綠油油的蔥花和蔬菜用筷子夾進另一包雲吞麵裡，不過這對我不公平還得再夾兩顆雲吞放進我的碗裡，啊，這就是早起的唯一好處吧！沒幾口的雲吞麵硬是被我吃成了法國餐，不過該來的終究還是會來的。

洗完碗筷後，我開始了一系列幫地板美容的任務。把它臉上的灰塵頭髮等髒東西去掉後再幫它洗個臉，一頓操作下來已經是一小時後了，沒辦法它的臉太大了。每次我不想掃地拖地板時，母親肯定都會熟練地說上一句：「掃一下再拖一下罷了，我十分鐘就可以解決。」這句話的法術攻擊在我每次經歷過那一小時後，都要暗暗反對一番。不過我這人喜歡先苦後甜，在做完今日份的家務後我開始了和沙發連為一體的生活，當然少不了我的寶貝手機。

我開始快樂的和手機玩耍的時間，卻是母親結束今日份休息，開始工作的一天。雖然今天父親休息，她不用製作糕點但家裡的雜務活不管大大小小都需由她來操刀，所以她名義上的休息日與大掃除劃上了等號。有時我甚至覺得這是身為處女座母親特有的潔癖行為，必須徹底讓這個家實現真正的乾淨得發亮才肯罷休。

她默默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往廚房走去。餘光裡我看見母親的背影一層層的拉長了，心中突然有種異樣的感覺但還沒等我細想時，手機裡搞笑的聲音把我的注意拉了回去。我躺在沙發上滑手機，父親就坐在他的電腦前玩他的電腦遊戲，我們父女倆在這個空間裡有種莫名與世無爭的氛圍感，沒人能打擾。父親只要一不販賣糕點，他的屁股基本上就離不開那張電腦椅，使得母親常常抱怨他的叛逆期拖至現在才開始，妥妥一個老頑童。

手機裡的視頻進入了廣告階段，我抬起了有些酸痛的脖子稍微扭一扭，牆上的時鐘顯示十二點半了，某人竟然還沒起床不過一想起今天是週日就理解了，是她的正常操作。外面還在下著雨，客廳裡的風扇吹得我有點冷，在經歷過一番掙扎後才從沙發上慢悠悠地起來把風扇的度數調小點，再繼續回歸沙發上躺屍。又過了一會兒，飢餓的感覺終於讓我想起去看我親愛的母親在幹什麼，廚房裡母親正墊著腳站在灶台上擦洗那長滿灰塵的排風

扇，排風扇的位置有點高母親擦得有點吃力。她明明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但站在那高高的位置上吃力地擦著排風扇時，我恍惚覺得這她才是她真正的身高。

「媽，你午餐有什麼想法嗎？」這是我們之間的暗號，我覺得這句話既有禮貌又不失涵養，非常適合現在的情況。母親轉過頭來沈默的看著我，她擦了擦佈滿額頭的汗但好似沒什麼用，汗依舊滑進了衣服並滲透為一體。

「你沒看見我還沒擦完嗎？怎麼準備午餐？」

「那我幫你擦，我幫你洗布再遞給你，嘿嘿！」我殷勤的笑了笑，然後伸手接過母親手中的布。

「樓上那位起身了沒有？」母親一邊擦著排風扇一邊問道。

「還沒呢，還在睡著。媽，你看我是不是很孝順幫你做了那麼多？」我站在水桶旁抬頭看著母親。

母親聽了我問的話後，嘴角微微上揚表示無奈，「是是是，你幫我去叫她起床。兩點都要來了還在睡，真是的！」

我把洗好的抹布遞給母親，就往樓上跑去打算去教訓某個還在賴床的人。我和母親在這裡辛辛苦苦的幹活，她竟然好意思繼續睡覺！

「嘭！嘭！嘭！」我把對她的不滿發洩在房門上，門內的人好像沒有察覺似的，一片寂靜。

「嘭！嘭！嘭！嘭！嘭！嘭！」一套連環拍送給她，房內的人依舊毫無聲響，樓下的人反而躁動了起來。

「你要砸門是嗎？這麼大聲，要把門敲壞嗎？」父親的嚷嚷聲從樓下傳來。

不知是聽到我的拍門聲還是樓下的怒哄聲，房門終於開了。妹妹睡眼朦朧的走了出來，她的眉毛皺成了川字型，眼睛更是集成了一團，不耐煩地看著我。

可抱怨的話還沒開口，我先發製人「你要睡到幾點？每次都要別人來叫醒你，大小姐啊！快點下來啊！不然等下上來的就是爸爸了！」一頓輸出後，我直接扭頭下樓了根本不需要看她，我都能想象出來她此刻的樣子肯定很出彩，句子的結尾我特地加上父親大人的名號，畢竟她這個人欺軟怕硬。輸出一通後心裡頓時舒服多了，果然負面情緒是可以傳播的。我瞧了一眼牆上的時間，畢竟她常被母親說她是立志要在樓上當新娘的人，沒有一時半會兒是下不來的。

果不其然，過了大約一小時，樓梯上才響起了慢悠悠的腳步聲。我看著她目不斜視的從我面前經過，徑直走向廚房。母親的聲音隱隱約約從廚房傳來，不用想都知道是讓她趕緊去吃早餐，雖然這個時間點我們已經吃了午餐。

母親的大掃除在太陽歸山時宣告結束，晚霞透過廚房的窗戶一層層地灑進來披在母親的身上，可她本人卻無暇顧及，她拿著鍋鏟翻炒著鍋裡的土豆燉菜，準備著晚餐給我們這些好吃懶做的孩子吃。她拒絕了父親提議外帶食物的想法，說疫情期間還是盡量少出門加上她一貫秉持著外面食物不健康的想法。

飯後，父親把盤子往前一推起身走了，剩下我們這些慢吞吞的女人們。我瞥了一眼妹妹，見她還在跟母親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碗裡的飯還剩很多。於是我也開始放慢了吃飯的速度，一口嚼近三十下再自然地不讓人懷疑的加入她們的談話裡。

「等下後面的鍋順便幫我洗，還有我和你爸爸的盤。我忙了一整天很累了。」母親吃飽後在起身離開前對我們倆說道。我一向不喜這種不點名道姓的任務，誰去做？我們誰都不想做。此刻餐桌上只剩下我們這兩個人類、一堆盤子以及廚房的狼藉，我摸了摸有些發酸的咬肌，心想這個神聖的任務應該由這位坐在我對面，一整天下來除了曬幾件衣服以外什麼都沒做的仁兄做，畢竟我今天掃地、拖地、折疊衣服和外加幫忙母親大掃除，手已經有點發酸了。這麼一想後，我更加理所當然地繼續維持我吃飯的速度。

就在我埋頭開始想數碗裡到底有多少顆飯時，對面的人終於起身了。「吱呀！」椅子刺耳的聲音，這是遊戲結束的聲音。我看著她默默的把桌上所有的盤子疊起來然後往廚房裡走去，走到門口前還轉頭看了我一眼。那個眼神毫無波瀾，但我們倆都明白這其中的意思。

後面接二連三的早晨，雷雨依舊甚至變本加厲，絲毫沒有停止的意思，父親依舊沒出去擺攤。父母的臉上也從一開始因獲得短暫歇息的愉悅轉變至憂心忡忡，與外面黑壓壓的烏雲統一一致了。對此絲毫沒有察覺的我和妹妹，已經開始打響戰爭的硝煙了。

可能是因為有了頭一天勝利的開端，在接下來的兩天，晚餐的飯碗都由妹妹洗乾淨了。對此我表示，第三天我會繼續加油，掙個三連勝回來的。讓她增加點家務量也好，不然整天那個一拖二不做的樣子真的讓我心裡非常不忿。畢竟已經說好的，讓她嘗嘗世界的險惡就從家裡開始，不然以後出到社會我怕她會應付不來。

晚餐結束時的時間，同樣的場景，同樣的兩個人，但有人的心境卻發生了變化勢要翻身把奴唱，對此沈浸在頭兩天勝利的我，毫無察覺不過即使察覺了我也不以為意。

「我今天不想洗碗！」妹妹看著還在吃飯的我說道。對面的人深色平靜，臉上看不出什麼表情只是一雙深邃圓溜溜的眼睛直楞楞地盯著我，似乎是在對自己剛剛說的話表達堅決不讓步的態度。

「你。。。你說不想洗就不洗，那我說不想掃地可以不用掃地嗎？」她的眼睛有點嚇人，我被她瞪得差點沒了身為姐姐的氣勢，幸好我是坐在椅子上，不然姐姐的面子該往哪擺，我咽了咽口水然後不甘示弱的回道。

「我告訴你，你今天一整天只是晾了幾件衣服罷了，而且吃飽了就快點去洗後面的盤子和鍋，我是不會幫你洗的。」我把最後一口飯往嘴裡塞，然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拿起自己的碗盤直直地往廚房走去，留給她的只有一個冷酷的背影和桌子上一堆的碗碟。

她顯然是沒有料到我的反應如此，火氣頓時噌噌地往腦門上沖，動作也迅速地把桌子上的碗碟疊起來，然後捧到廚房裡，動作一個利落地丟進我旁邊的盥洗台，碗盤和金屬製的盥洗台的碰撞聲發出了不小的聲響。

「掃地不是本來就是你應該做的嗎？還有我已經洗了好幾天的碗盤了，今天我只是叫你洗一次而已又不會死。」我被她的奇葩發言震驚到了，是不是我每天重複做著這幾件家務活，別人就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我做的家務活不只有掃地這一項呢！我放下滿是泡泡的碗碟，轉頭看著她。

「什麼叫只是掃地，我每天掃地、拖地還要疊衣服你呢？只需要曬幾件衣服罷了喔！」

「這個不是本來就分配好了的嘛！」

「誰跟你分配好啊！我是腦門被門擠了，才會做這種一看就不公平的分配嗎？」

「明明。。。一提到這些，我這幾天的委屈和不甘像開了閘的水龍頭湧了出來，一發不可收拾，還沒等她講完我就搶先說了。「明明什麼？之前安排好的？那是因為你那時候在學校住宿不在家，所以家裡所有的家務才全部落到我的頭上。現在你回來了，一句『你要上網課』就可以只晾曬衣服，還有每週一次的樓上掃地和拖地你也可以偷懶不做！我只要一做了這幾件家務，就變成一定由我負責了？我就要一直做下去了？傻子都看得出來我們的家務分配量很不公平好嗎？」

「我做不做又關你什麼事？那本來就是之前安排好的，我都洗了那麼多次碗了！」她似乎是被我的三連問說愣了，只會加大音量重複著說過的話。

「我不管，我只洗我自己的碗碟。」我懶得跟她扯那麼多，用比她大的音量說完後就把頭轉回去扭開水龍頭的開關，把自己的碗碟沖洗乾淨。

她看著我直白的動作，眼淚蓄滿了整個眼眶，嘴角癢起來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把碗碟放進我用著的盥洗台，用她壯碩的身體把我擠到一旁哽咽的說道，「我也只洗我的盤子！」

說不過我就動用暴力，我趕快用雙手去推搡她，比她矮小的我顯然是推不動她的，但至少能妨礙到她的動作。她被我一推，就好像突然啟動了她某個開關似的，眼淚嘩啦啦不要錢似的從眼角掉了下來，哭泣聲有逐漸上漲的趨勢。

我停下我手裡的動作，無語的看著她。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經歷這一幕了，從出生到現在，每次我們吵架不管是誰先動手先哭的人一定是她。而結果也應了那句老話「會哭的孩子有糖吃」，他們就會覺得哭的人肯定是受委屈了，但不會哭的就沒資格吃糖嗎？這招她玩的是輕車熟路。

平常只要我們一有爭吵的現象，肯定會第一時間出來「滅火」的母親今天卻異常安靜，好像在看一場鬧劇似的。

「連洗幾個碗都要吵，還有你哭什麼？我本來要看你們什麼時候停，但我很累了！」母親充滿嫌棄的語氣雖不大，卻足以讓廚房的人聽清楚。那雙眼淚快要淹沒的眼眶把目光轉向母親，剛要把萬般的委屈訴說出來時，母親就轉過身走到餐桌沉默地用抹布繼續擦拭著桌子。

看著她的動作，我無聲地笑了。是啊，這可不就是一場荒唐至極的鬧劇嗎？

我把盥洗台裡的鍋碗全部洗乾淨，離開了這個讓我難堪的廚房。經過母親時我連瞟她一眼的勇氣都沒有，只能狼狽兮兮地逃開，母親卻像沒察覺似的繼續做著家務。我們在那邊為了幾個家務活去掙得面紅耳赤，可做最多的人卻默不吭聲，如果我們都不做，那最後誰得去做呢？鷸蚌相爭的下場，沒有漁翁得利只有漁翁辛苦而已。我不想做，但我更不想她做多。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去計算我做了多少的家務活，妹妹又做了多少因為真的不需要也沒必要。我口口聲聲怒斥著她的荒唐理論，但我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有時候不管在學業上，還是工作上甚至是生活中，我們常喜歡拿自己和別人比較，心裡暗暗計算著自己付出的多少。當自己做多時，就擺著一副正義的嘴臉斥責別人；自己做

起相同的事情時，卻覺得這是理所應當的。真正的強者其實不在乎付出的多少，只在乎成果的多寡。

